




长篇小说

梦的驿站

肖益民/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长篇小说

梦的驿站

肖益民/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的驿站/肖益民著.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7-5171-2226-5

I. ①梦… II. ①肖…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1367号

责任编辑: 邓见柏

封面设计: 肖益民

封面摄影: 汤红兵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1号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湛江日报印刷厂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889毫米×1240毫米 1/32 印张数 9.5

字 数 300千字

定 价 38.00元 ISBN 978-7-5171-2226-5

故事梗概

林力佳从小家庭贫困，但他从不向命运低头，人穷志不短，长大后毅然辞去了国营工的工作，开始了漫漫的商海旅途，遭受了无数的挫折和冷眼，坚持做到胜不骄、败不馁，在复杂的人生面前，从容应对，凭着自己坚韧不拔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气概，终于走向了成功的彼岸。但天有不测风云，正当他对未来充满希望和向往之时，他遭到了手下人的背叛，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一夜之间，他不仅失掉了两亿元的财富沦为穷人，还带来了恼人的官司和追债人的纠缠，身心疲惫的他，几乎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休整一段时间后，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乐观的生活态度，东山再起，再次把事业推向巅峰。同时，他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经常去偏远的贫困山村扶贫送温暖，捐款送物，深受山区人民的喜爱。书中穿插了林力佳先生对母亲的深爱，同时也详述了林力佳凄惨的爱情故事和婚姻破裂的无奈和痛苦。

故事紧贴现实社会，反映了普通人的心路历程，同时也描绘了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存环境日日美好，发展的空间日渐增大，生活的质量不断提高，从而歌颂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歌颂了人生的真善美，鞭挞了社会的假丑恶，传播了社会的正能量。

故事趣味横生、曲折离奇、波澜起伏、扣人心弦、耐人寻味、催人深思、给人以启迪。该书文笔优美、立意深刻、人物刻画栩栩如生、生活气息浓厚，读之，如饮陈年老酒，越品越香、越喝越浓，让你魂牵梦萦，欲罢不能。

目 录

目 录

- | | | |
|-------|------|-----|
| 第 一 章 | 苦难童年 | 1 |
| 第 二 章 | 母子情深 | 29 |
| 第 三 章 | 初涉爱河 | 67 |
| 第 四 章 | 感情破裂 | 94 |
| 第 五 章 | 雏鸟学飞 | 121 |
| 第 六 章 | 驶入商海 | 150 |
| 第 七 章 | 缘来缘去 | 173 |
| 第 八 章 | 迁居异乡 | 198 |
| 第 九 章 | 遭遇重创 | 217 |
| 第 十 章 | 慈母归天 | 251 |
| 第十一章 | 爱心永恒 | 272 |

第一章 苦难童年

我出生在海城县蕉岭公社一个视野开阔的大村庄。前面是一望无际的平坦稻田。冬日里白茫茫一片，只有几只鸟儿，忽而从空中降落，跳上跳下，在田野里寻找着食物，一派凄凉肃杀的景象。春天里，万物复苏、生机盎然，绿油油的禾苗长势良好，覆盖了广阔的田野，宽阔的大地上，就像是哪位粤绣艺人的精心巧手绘制出来的绿缎面。当和风吹过，禾苗像一个个绿色的巨浪，此起彼伏，唰唰的声响，刹那间传到田的那边去了，看得你目不暇接、心境开阔。夏、秋都是成熟收割的季节，金黄色的稻谷灿灿闪光，农民在田野里挥汗如雨地劳作，打谷机“轰隆隆”地响着，与农民催骂老牛犁田的声音，在田野里交相进行着，像是向人们诠释，这是个繁忙的季节。村庄的左边，有一条宽阔的海交叉道，像一把白色的利剑直插绿色的田野之中，童少年时代的我，经常偷偷地跟一群伙伴来这里洗澡、游泳、打水仗，倘若被大人们发现，免不了挨一顿抽打。村庄的后面有一座小山，上面长着些树木和一些杂七杂八的野草，树木不高，我大都叫不出名字。山脚的丘陵上，被村民开发成小田丘，种上了蔬菜和水果，但由于土质不好，栽种的蔬菜、瓜果并不茂盛，因为常年干旱少雨，挑水不便，大片的蔬菜长得恹恹的、无精打采，儿时的我经常爬到山上去扯些野草来喂猪。村庄人多耕地少。我是五十年代中期在这个村庄出生的，农民大多是靠种田和打鱼为生，穷得饭不饱口、衣不遮体，而我家又是这个村庄最穷的一户。我出生前，上面已经有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所以父亲给我取名叫力

佳，同父异母的哥哥叫力生。哥哥的母亲与父亲离婚，也是因为我们家里太穷，在村庄总是受人欺负，被人看不起，觉得生活得压抑，没有尊严和地位，才与父亲分道扬镳、另择高枝的。父亲从爷爷手上分得了几间茅草屋，用泥巴做成的，泥墙的四周，由于有了些年月，被岁月的风雨刮出了道道伤痕，像一位麻婆的脸，野草也在外侧的泥墙上肆意横行，一株株、一丛丛地长在阴暗潮湿处，嫩嫩的、毛茸茸的样子。每间泥屋大概有十多平方米，阳光普照的日子还好，但一到了春天雨水多的时候，日子就变得艰难了，茅草屋里到处漏水，就连吃饭的餐桌上摆的菜碗也难逃劫难，父亲或母亲就让我们去捡些坛坛罐罐，好的坏的烂了半截的统统用来接水，以防备泥巴屋因雨水浸泡变成稀烂的稻田。雨下得不长、不大尚可，只要碰上稍大、稍久的雨，家里就会因雨水的浸泡，弄得稀烂，像放干了水的泥塘，让人望而生畏，不知如何是好。

我家没有祖宗地，唯一分得的是几分自留地和一点海滩涂。父母就靠这点土地养活一家九口人，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父亲看到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出生，张着嘴要吃要喝，只好跑到离家二十多里路外的海城盐厂去做苦力。盐工的苦和累，只有干过盐工的人才知道。父亲干的是晒盐的活，很多农民都不愿干，别人一下雨就往屋檐底下钻，而盐工一下雨就跑到晒谷场上去收盐，然后，一担一担往盐仓里挑。风湿病是盐工的专利。父亲虽说长得身强力壮，但没两年就患有风湿性关节炎，经常疼痛难忍、哭爹喊娘。

父亲与哥哥的母亲离婚五年后，即和我的母亲结了婚。母亲的家离父亲家大概有八里路，母亲是远近村庄有名的美丽女人，别说十八青春妙龄时长得美丽迷人，就是到了八十高龄，也总有人夸母亲长得好看，有气质和风度，年轻时肯定是个美人胚子。母亲家也穷得叮当响，母亲不识字，也没有进过学校门，她家里的出身也不好，是富农出身。新中

国成立后，没有条件好、根正苗红的人家敢娶她。那时，成份分得厉害，几次都被生产队抓去批斗，挨过不少拳头，有时还被打成重伤。母亲在娘家也是抬不起头，因此嫁到父亲家也就没有什么好挑剔的，都是半斤八两。尽管母亲貌美如花，但并不敢奢望嫁个富裕家庭、英俊男子，过无忧无虑的神仙生活，觉得只要有活路、有碗饭吃，就心满意足了。母亲出嫁时，娘家就送了一个装衣服的箱子，连油漆都没漆，就这还是母亲出嫁的前几日，外公到山上砍了一棵松树，请来桶匠打做的木箱。桶匠师傅用了一天的时间，把一棵圆树变成一个四方形的小木箱。工钱不多，但母亲家还是没有现钱，只好跟桶匠余账。桶匠几次路过外公家门，都催外公把钱还给他，但外公总是求桶匠宽限些时日，家里连下锅的米都没有。桶匠催过几次后，知道外公家的难处，就不急着催了。直到两年后，外公才把工钱交付给人家。由于我母亲与父亲是门当户对，母亲自从嫁给父亲后，很安心与父亲过苦日子，也不敢嫌弃父亲结过一次婚、生过一个孩子，也从不对父亲发脾气，鸡蛋里挑骨头的事更不会发生，心甘情愿为父亲生儿育女、繁衍后代。

母亲自从嫁过来后，一连给父亲生了四个孩子，三男一女，加上同父异母的哥哥，就有五个子女。随着人口的增多，家里的日子变得非常拮据，生活极其困难。哥哥只读了小学就辍学，在家帮生产队放牛，每天可挣五分工。家里经常连吃饭的钱也没有。父亲每个月都要去盐厂提前预支，年事已高的爷爷奶奶和母亲就到离我家十里路的大山里去开荒，种一些玉米、高粱和大萝卜。我家除了过年的时候能吃上几餐大米饭，平时大都是用大萝卜或者高粱、玉米混合着吃，还总是吃不饱。爷爷年事已高，看到我们几个经常饿得心里发慌，也就不顾忌什么，只要天气好、不下雨，就扛着大网去大海里捕些鱼回家，给我们解解馋。有时还和村庄里的年轻后生去镇上买些硝药，制作成土炸弹，到海里去炸

鱼。我儿时常跟着去海边看热闹，爷爷总不让我去，说不安全，怕伤及我们这些未成年的孩子，要奶奶严格管着我们。当我听到轰轰的炸鱼声，心里就痒痒的，想象着海上肯定会有很多泛白的鱼浮在水面上，心儿就飞到海边去了。奶奶怎么拉也拉不住，我飞快地跑到海岸上看热闹，这时大人就游到海中央捡那些被炸晕或炸死了的鱼。爷爷捡了鱼回家，要奶奶煮给我们吃，连油都不放。我吃的都是些小鱼，大一点的爷爷就拿到小镇上去卖，换点买油盐的钱回家。记忆最深的一次，是我六岁生日的那天，父亲从三十多里路外的盐厂回家，从镇上买回两斤肥猪肉。我们姐弟几个高兴得欢天喜地，像过年一样开心，一看到父亲手里提着肥猪肉嘴馋得不得了，口水直往肚子里咽。那一次我放开吃了一顿猪肉，但闹起了肚子痛，可能是肠胃一时适应不了那些油荤，弄得几天不舒服。父亲告诉我，他买的两斤猪肉是他挖盐时挖到一块袁大头，拿到镇上换了两块钱，然后买了两斤猪肉给我们解馋。

我九岁才开始进学堂读书，每次去报名都是空手去的。那时候上学的学费才两块钱，但我家九口人要吃饭，实在是拿不出来，父亲总是要我跟老师讲清楚，等我奶奶喂的猪娘下崽，卖了小猪，就来把学费交了。父亲也很讲信用，只要有了钱，马上到学校去交给老师。尽管每次开学时，我都空手去报名，但学期结束，我从没有欠过学校的学费。老师们对我家也是充分信任，知道我家不会赖账。因此，我有什么困难，只要和学校老师说一下，他们就会给我方便。父亲教子很严，也很希望孩子们长大了有知识、有文化，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因此，他对我学习也很支持和看重，家里没吃没穿他不在乎，只要我学习上需要买什么书或者作业本，他会慷慨解囊、毫不含糊，即使去借，也要满足我的学习需求。读四年级时，他来到学校，当时我还在上课，他在球场上一直等到我下课，看到我站在学校的栏杆边，就来到我身边，小声问我，学

习上有什么困难没有？当他得知我学习成绩很一般，在班上只是个中等成绩时，他一脸不悦。父亲说，别人都说你读书很厉害，你却总考个中等成绩，真是丢我们林家的脸，扫我的兴，你今年无论如何要下点功夫，等到期终考试一定要考出好成绩来，让全家高兴一下，你应该知道，你成绩考得好，比全家过年杀一头大猪，还让我高兴和开心。父亲说这话时，脸上笼罩着一层忧郁，显得万般无奈的模样。离开学校时，他又塞给我一元钱，让我留着买书、买纸、买笔墨用。我拿着钱，一闪身走进教室。当我端坐在教室的座位上，却看见父亲还站在原地往我的教室瞅，然后，走到操场边的那棵假槟榔树旁站着，两眼注视我的教室，过了十多分钟，才迈着沉重的步子，缓缓地离开了。

父亲的二十多块钱的工资要养活一家九口人，实在是不容易。我家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没有米下锅时，奶奶就让我拿着撮箕到村里去借。今天这家借一餐，明天那家借一餐，借了一时又还不上，有时借得连我都不好意思了，站在邻居家的门口，不知如何开口。父亲盐厂的工作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即使碰上每月两天的休息时间，父亲都不会闲着，而是要去十多里路的山上打柴，不管刮风下雨，从不间断。父亲经常是天还没有亮就起床，捎上母亲隔夜准备好的杂粮，有时是地瓜，有时是玉米棒，拿上几根捆柴的绳索和一根长长的扁担，穿一双自己制作的胶底橡皮鞋，一个人孤孤单单地上路。他的早餐都是在路上吃的，边走边唱歌，父亲总喜欢唱一些民谣，很陶醉的模样。当然，父亲只有在独处的时候才敢放开喉咙吼上几句，有人的地方，他从不会大声说话，更不敢放声歌唱。他知道自己出身卑微、家庭贫贱，因为家穷，在村里人面前总觉得低人一等。只有到了夜深人静、路上行人稀少的夜晚，父亲才会自我发泄一番，显得十分可怜。他早晨出门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出来，他砍柴回到家的时候，太阳早已经下山，连月亮都升得老高了。

那时候，村里常常放一些革命电影，一般公社都有放映机，几个村里面轮流着放，县里的电影院偶尔也来村里放上几场。常常是村里的男女老少看完电影都回家去了，还是见不到天不亮就出去砍柴的父亲回家。每当电影放映完后，还见不到父亲回家，母亲就会急得像热锅里的蚂蚁，她就会吩咐十来岁的我和大我两岁的哥哥去接应一下父亲。究竟有多少回，我已经记得不大清楚了，但有次去接父亲的情景却永远烙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季，县城电影院来我们村里放映《渡江侦察记》。一听是放战斗片，我和小伙伴们都高兴得欢天喜地，手舞足蹈。我和哥哥每人拿了一点小豆子，放在锅里炒好，以备晚上看电影时吃。我早早地来到放映电影的晒谷场上，焦急地等待着电影的开始，电影开始后，我就被电影迷住了，思想紧紧地追随着电影情节起伏跳跃。当我和哥哥看完电影回去告诉母亲，今晚的电影好看极了，母亲正在喂猪，一脸为难地说：“这么晚了，你父亲不知怎么回事，还没回来，你们俩拿几个草把火去接应一下父亲吧。”于是，我和哥哥一前一后，沿着父亲去砍柴应该返回的路走去。当我俩翻过几座小山坳，走到一条田埂上时，远远地看到田埂路上横摆着两堆黑色的东西，尽管光线微弱，但依稀可见。我提心吊胆地走近，用火把一照，才知道是两捆干柴，再往旁边的小坑里一照，父亲就横躺在坑里的草地上，幸好是冬季，小坑里已经干涸，没有水在流淌。我们俩赶紧跳入坑道里，把父亲扶起，并急切地呼喊和摇晃眩晕过去的父亲，叫了好一阵，才把昏迷中的父亲叫醒。父亲醒来后十分吃力地告诉我俩，他砍柴的时候湿透了衣服，着凉感冒发烧，头重脚轻地走不动，眼里直冒金星，不知不觉就栽倒在小坑里了。我和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魁梧的父亲从小坑里扶了上来。我们把父亲拾捡的棍子柴推进沟里，以免被人发现后捡走，确认柴已经

十分隐蔽后才离去。我们俩一左一右搀扶着父亲往家赶。回到家后，母亲惊讶地看着父亲，急切地问父亲是怎么回事？我说，父亲受凉了，母亲才松了口气。她轻轻地扶父亲到床边躺下。自己拿了一把锄头，去门外地里挖了两颗生姜，洗净切好放在锅里，熬水给父亲喝。母亲说姜汤可以驱寒，父亲喝了以后就会恢复健康，母亲吩咐我。把生姜水煮沸后端给父亲喝，她和哥哥去挑刚才丢在小水沟里的那担棍子柴。父亲捡的那担柴很重，哥哥和母亲试挑了几下，都无法动弹，他们只好把那担棍子柴改成两担，母亲和哥哥各挑一担。哥哥毕竟年龄太小，母亲早已挑着那担重一点棍子柴到家，哥哥依旧还在路上。母亲拿着洗脸毛巾擦了一把汗，又迅速跑入茫茫黑夜之中。母亲做事泼辣利索，风风火火，性格急躁，但有条不紊。等母亲接应大哥回到家时，天已经进入了黎明前的黑暗了，母亲放下柴火就去摸父亲的额头，父亲的头依然烫手，母亲急得团团转。她实在是太累了，只好躺在床上养养神，陪着父亲，等待黎明的出现再做打算。

父亲躺在床铺上，所谓的睡床说出来也是很丢人现眼的，两根长条木椅上安放着一张床板，床板上垫着一床棉絮，已经破烂不堪，母亲用各种不同颜色的布把棉絮烂了的地方缝好，床垫就变成五颜六色的模样，棉被也是用过多年的，硬邦邦的一点也不暖和，冬天睡觉时感到十分寒冷。父亲想来想去没有办法，只好把一些烂衣服或蓑衣之类的东西压在上面取暖，增加人睡觉时的温度。昨晚父亲却不感到寒冷，他不停地叫喊，说太热了，受不了，不断地呻吟，他的每一声呻吟，都让我们一家人揪心难受，搞得手足无措。这一夜，我们全家人通宵未眠，好在是个冬季，没有雨淋，那些坛坛罐罐都躺在屋角睡大觉。母亲眯了一会眼，突然又爬了起来，焦急地询问我，你烧的姜汤，你父亲到底喝了没有？父亲说，你不用凶孩子，姜汤我已经喝了两大碗，可就是不顶用，

这不怪孩子。母亲急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她脑子不停地在想办法，突然母亲说，你父亲肯定是昨晚在外面砍柴着凉受了风寒，你们去外面抱些稻草来，烧个草火，帮你父亲驱驱寒。我和哥哥去外面的草树上扯下些稻草，放在灶屋里燃烧起熊熊大火。母亲搀扶着父亲坐在灶火旁，想把父亲烧烤出一身汗来，这样父亲的高烧就会隐退。但奇怪的是，父亲不管怎么烤，就是不出一滴汗水，母亲感到无奈，只好重新把父亲扶回床上休息。这么一折腾，已经是曙光初露，借着早晨的微光，我看着母亲扛起锄头向屋背后的小山上奔赴。不一会，母亲手拿一把青草回来了，母亲说是可以退烧的草药，她在娘家时，没钱人家发高烧时，都去山里挖这些草药煮水喝。母亲把草药洗净后放入大锅里煮，并吩咐我起来烧火，煮一个小时候左右，等水不多时，再倒出让父亲服下，你要小心些，千万不要煮过头，煮过头，就会把草药烧得不能吃，我一早晨的功夫就白费了。我担心煮烧锅，时不时地揭开锅盖看一下水的多少，煮得非常小心。母亲此时牵着牛去山上了，当我看到水只剩下一饭碗时，就用勺子把药汤盛到碗里，端给父亲服用。母亲认为，父亲喝完这碗药汤后，高烧就会消退，很快恢复健康。

母亲放牛回来后，问我是否把草药给父亲喝了，我应承着。母亲耐心地等待父亲的高烧消退，但奇怪的是到了下午五点，父亲额头依旧烫手。母亲变得更加急躁起来，她该想的办法都想了，仍然不管用。母亲煮了点稀饭给父亲吃，父亲说一点胃口都没有，看到粥，心里直打饱嗝。母亲冷静了一会，突然又生出一计，他去邻居家里借来了一壶米酒，掀开父亲被子，脱掉上衣，用棉花沾着酒在父亲的全身上下擦拭。母亲听人说，在身上来回擦酒精可以退烧，她想酒精是酒里提炼出来的，酒肯定也同样有降热的功效。

母亲坐在父亲的床前，脸上布满愁云，心里也忐忑不安，父亲的体

温似乎下降了一些，母亲认为她的酒发挥了作用，又在父亲的身上来回擦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坐在床边喘口气。此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母亲又让父亲服了一碗草药，便爬上床陪着父亲，让我们各自回到房间休息。母亲因为昨晚没睡和白天的劳累，上床倒头便睡。但等第二天醒来，父亲的体温又升高了，母亲惊讶地说，坏了，昨夜我以为你父亲的高热会退，没想到又升高了。母亲坐在床沿愁得一筹莫展，很快母亲做出了果断的决定，她把我和哥哥两个人喊起床，让我俩迅速去公社卫生院叫医生来给父亲诊病。我被母亲异常的举动吓坏了，迅速起床穿衣，向着公社卫生院跑去，公社卫生院的医生此时都还没有起床，大门紧闭着，我和哥哥使劲敲打。大门的轰隆声终于把一个医生叫醒了，一个中年女医生爬起来为我们打开大门，她穿着睡衣，问我俩有什么事，我说父亲已经高烧两天了，至今没有退，想请医生去看一下。中年女医生比较和蔼，她说，你们俩先到这里坐一会，我去换一下衣服，女医生穿好衣服，背上药箱，即同我们步行来到家里。女医生用手摸了一下父亲的脉象，然后把一根温度计插在父亲的腋窝里，十分钟左右后，女医生取出温度计告诉母亲，说父亲烧到三十九度，如果再继续升高，就会不省人事，女医生对母亲说，用药吧。母亲说尽量用便宜一点的药，家里没有钱，女医生给父亲打了一支柴胡，拿了几包口服药，告诉母亲一元七毛五分元钱，母亲说现在家里没有，请医生宽限几天。女医生看到我们惨淡的家境，十分同情，也很好说话，女医生说，你们给我写张欠条，我回去好向医院领导交差。母亲让上过小学五年级的哥哥写了一张欠条，恭恭敬敬递到女医生手中，女医生拿着欠条，连早饭都没吃，就回卫生院去了。

母亲把我和哥哥叫到身边说，今天刚好是星期天，也是村里面赶集的日子，家里连一分钱都没有，你父亲病了，又欠了卫生院一元多钱，

看病的钱不能欠，欠久了不还，以后叫医生，别人就不会理我们了，到时有个什么病就会为难。这样，今天上午你们两个把你父亲拾捡回来的柴火拿到集市上去换几块钱回来，把欠卫生院的钱还了，剩下的钱用来给你父亲买点猪肉吃。你父亲高烧了几天，身体虚弱，心里会发慌，柴不要卖得太贵，只要能卖到三块钱就行了。

母亲把棍子柴用草绳捆好，又用扁担串好，摆放在屋门前，让我和哥吃两根红薯，当作早餐。吃过红薯后，我们俩担着柴到集市上去，我和哥哥大概走了一个小时的路，气喘呼呼地赶到了目的地。集市设在一块田野上，还算比较宽阔，我们选了一个偏僻人少的地方坐下，把柴摆在田野里比较醒目的土堆上，等待他人来买。农民们三五成群地挑来自己种养的农产品，有猪牛羊和瓜果蔬菜，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也有和我哥俩一样，挑着柴来卖的。集市上的人不算少，到了下午四点半，柴仍然没有卖掉，我们哥俩都有些着急起来。正当我们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有个刚卖完猪仔的大伯向我走来。他原来一直坐在我的对面，几个小时前，就看到他耐心地坐在泥土上，面前摆放着一担小猪崽。想买猪崽的农民，时不时地到他的面前转一转，问一下价就跑开了，他们是在等待观望，盼望有更好更便宜的猪崽出现。想买猪崽的一直在集市上转悠，到了下午四点，他们确信没有更好的猪崽可买，才下决心买大伯的猪崽。卖完猪仔的大伯，才有钱来光顾我们的柴火。他问我俩，这么小为什么来卖柴？我如实告诉他，父亲病了，欠了卫生院的医药费，卖到钱是拿回去还债的。大伯个头不高，听完我们的诉说，有些同情我们，问我这担柴要卖多少钱，我说，能卖三元钱就可以了。老伯说，过几天他儿子要娶媳妇，可能要烧很多的柴，让我们二元八角把柴卖给他算了。我们俩毫不迟疑同意了，拿着二元八角钱去肉摊上买了一斤猪肉，那时的猪肉是统销统购的，只有七毛六分钱一斤。回到家即把剩下的钱

交到母亲手里，母亲脸上露出了欢心的微笑，夸我们两个干得不错。第二天，母亲就去卫生院把钱交给了女医生，把欠条拿回来撕了个粉碎。

父亲不是什么大病，打过针吃过药，到了晚上，烧就全退了。母亲煮了一锅猪肉粉丝汤，把猪肉挑出来给病中的父亲吃，我们姐弟几个每人吃了一碗红薯粉丝汤，感觉到竟是那样的鲜美、余味无穷。我一直觉得那碗粉丝汤是世界上罕见的美味佳品。多年后，因怀念那碗美味佳品，曾试着让母亲重做一碗猪肉粉丝汤吃，但怎么也吃不出童年时那份让人难以忘记的美味来了。

寒冬腊月来了，村门口的池塘也开始干涸，清晨或月光下可看到鱼儿青黑的背部。没有了宽阔的水面，它们在那一湾浅水里游来荡去，彼此亲热着。四周静悄悄的，听不到夏日里的轻吟浅唱，只有家里的那只大黄狗，潜伏在屋檐下，似睡非睡，一有风吹草动，它就会大声吼叫一番，警醒那些夜间行动的人。我们四个蜷缩在灶火边取暖，阵阵的睡意袭来，两个眼皮来回碰撞，这样苦等了几个小时，仍不见妈妈回来招呼我们睡觉，要是平常，我们早就进入梦乡了。姐姐今年十三岁了，初中即将毕业，她也是困得睁不开眼，但依然不敢做主，安排我们上床睡觉。妈妈是第一次去生产队开会这么长时间，往日去开会学习什么的，最多一个多小时就回来了。虽然我们家有闹钟，但我想，现在少说也是凌晨一时了，也不知妈妈开会时发生了什么事，弄得我们四姐弟六神无主、焦急万分。小弟弟已经睡了，他才三岁，什么也不懂，他躺在姐姐的怀抱里安详地睡着，我们三个大一点的，谁也不敢合眼，即便眯一下眼，又迅速鼓起眼睛、打起精神，害怕妈妈在回来的路上发生意外。生产队离我们家少说也有一里多路，还要经过一座水库的堤坝，虽说是冬季，但水库水位的测量柱上，依然显示水深二米，足以将一个大人淹没，堤坝笔陡，一旦滑入其中，不会游泳的话，一般都会送命。想到

这，我变得害怕起来，完全没有了睡意，就对姐姐说，你安排弟弟上床睡觉，我跟你扎个草把火，去接一下妈妈，让她回来时有个照应，不至于感到害怕。姐姐说，妈妈出门时吩咐过的，她没有回家以前，我们几个谁也不要乱动，以免发生意外，并要我看护好你们，也不准我带你们去生产队找她。听姐姐这么一说，我只好闷闷地坐在灶火边，嘴角噙得老高。这样慢慢地苦等着，妈妈风尘仆仆地回来了，她走得上气不接下气、惊慌失措的样子，让我们感到十分的惊讶，她头发也被风吹得乱糟糟的，像是刚和人吵过嘴一样，脸上也气得青白。见我们还没睡，开口就说，你们几个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还等我干什么？我和姐姐两个说，见不到妈妈，我们睡不安稳。妈妈生气地说，都快去睡吧，明早小冬五点钟起床去舅舅家，越早越好，今晚队里开会，要求每个家里抽两个劳动力去修大光明水库，如果不去修水利，就要家里交三百元钱，小冬也在被抽之列。尽管我进行了辩解，说小冬太小，只有十三岁，从来没有参加过劳动，去修水库肯定吃不消，也发挥不了作用，但生产队没人听得进，都盯着眼睛，不肯放过小冬，说谁都得上，不得有任何理由和借口。明天严格控制生产队人员外出走亲戚，还要派出巡逻队，一旦捉住，还要关禁闭、开批斗大会。所以，我想，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让小冬去躲藏起来，就说小冬放假后，一直住在外婆家，照顾患病的外婆，这样搪塞算了。光明水库离我们家十多公里，修水库可不是闹着玩的，白天的体力活，一般的男人都扛不住，吃不消。白天不管刮风下雨，都得在工地上干，天天吃大锅饭、大锅菜，连油都不舍得放，就像是吃猪食一样。晚上睡觉，就在山上的枫树间，铺一张床单，锄头当枕头，小虫满地爬，搞得人无法睡。

见我们几个上床后，妈妈就在房间忙碌开了，先帮姐姐收拾衣服，装进一个蛇皮袋子里。然后，又准备自己去修水利的东西，衣服、日用